

特恩布尔遭党内“逼宫”，失去执政党自由党党首位置

莫里森就任澳大利亚新一任总理

对征收碳排放税。

2010年来已有四名总理遭党内“逼宫”去职

特恩布尔24日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面对媒体记者，对达顿阵营“反叛”表达愤怒。“许多澳大利亚人会对这一切觉得难以置信……许多人说这是在发疯，我觉得难以用其他方式描述。”特恩布尔告诉媒体记者，他准备“不久以后”辞去他代表悉尼选区的联邦众议员职位，但没有说明具体时间。

自由党的执政党地位更加飘摇不

定，因为自由党和国家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联邦众议院仅有一席优势。特恩布尔空出的议席需要补选。7月一次补缺选举中，五个议席无一落入执政联盟之手。

联邦议会选举定于明年5月举行。分析人士认为，自由党支持率原本持续下滑，内斗频繁更不得民心，明年选情堪忧。

美联社报道，达顿在布里斯班市的办公室窗户23日晚被人砸破，显现民众不满情绪。

连特恩布尔在内，2010年来已有四

名总理遭党内“逼宫”去职，包括被特恩布尔顶替掉的自由党原党首阿博特、原工党党首陆克文（凯文·拉德）和朱莉娅·吉拉德。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厌烦政府频繁更迭。

国家党成员对这番变局失望。国家党众议员、现任基础设施和交通部长达伦·切斯特24日借社交媒体“推特”表达失望情绪：“澳大利亚，我们欠你一份道歉。对不起。联邦议会过去10年做的许多事情亏待了你。”

沈敏（新华社供本报专稿）



莫里森（右）与自由党副党首弗赖登伯格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时，两人谈笑风生。视觉中国

达顿一周内两次挑战党首地位均告失败

自由党在联邦议会参、众两院共85名议员参加投票。决胜轮中，莫里森得到45票支持，击败得到40票的前内政部长彼得·达顿。这是达顿一周内第二次挑战特恩布尔党首和总理地位。

超半数以上议会党团成员联名请愿，才能发起党内投票，以更换党首。特恩布尔21日抢在达顿之前发起党内投票，获48票支持，险胜得到35票的达顿。

达顿随即辞去内政部长职务，迅速征集到43名议员联署，24日向特恩布尔递交召集议会党团会议、选举新党首的申请。不过，这回他有了新对手：莫里森和外交部长朱莉·毕晓普，后两者被视为特恩布尔的盟友。特恩布尔本人不参加竞选。

自由党议员对三名候选人分两轮投票，第一轮淘汰得票最少的毕晓普；第二轮对决，莫里森胜出，继而以议会最大党党首身份接任总理。

莫里森当天晚些时候在首都堪培拉宣誓就职，成为澳大利亚第30任总理，也是11年以来第七任总理。环境部长乔希·弗赖登伯格当选为自由党副党首，同时接任国库部长一职。

新总理对外政策比特恩布尔更“右”

特恩布尔2015年9月14日借助党内投票取代时任党首和总理的托尼·阿博特，9月15日宣誓就职。他再坚持不到一个月，就能任满三年。

达顿21日首次“逼宫”失败后辞去内政部长一职，但仍保留普通议员席位。外界担心，达顿如果上台，可能使澳大利亚政策更加右翼化。达顿曾说，如果就任总理，他将大幅减少接收外来移民，不排除让澳大利亚退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《巴黎气候协定》。

特恩布尔彻底激怒党内右翼阵营，导火索是他推动正式立法，以实现减少排放温室气体26%的目标。特恩布尔20日宣布放弃这一立场，没能阻止达顿等人“逼宫”。自由党民意支持率长期落后于反对党工党，引发部分自由党议员质疑特恩布尔的领导能力。

莫里森承认，一周来政局变动让自由党形象受损。“我们的任务是确保我们党重新团结……从而让联邦议会和国家团结。”

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政治分析师罗布·曼沃林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，莫里森任移民部长时，主张严控非法移民入境，对外政策比特恩布尔更“右”，但不像达顿和阿博特等人强硬；经济政策将大体延续特恩布尔的路线；环境政策可能趋于保守，他一直反

澳政府对华为下手是政治化举动

澳大利亚政府日前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，禁止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参与澳5G网络建设。澳方这一行为，违背了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和非歧视原则，同时也损害了中澳两国企业合作以及澳大利亚广大消费者的利益。

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，目前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。据澳媒报道，华为是澳大利亚4G网络的主要供应商，满足了澳大利亚全国超过55%的4G需求。包括澳本国业界人在内的全球信息通信技术界公认，华为公司具有技术领先和成本优势，将为排除在外，澳大利亚相关企业和消费者将不得不为这种不理智举动埋单。

澳政府利用各种借口人为设置障碍、采取歧视性做法，其背后显然是将商业行为政治化的举动，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。

澳政府声称，此举旨在拒绝“可能受制于外国政府法外指令”的公司参与澳5G网络建设。如果这是在指认或者影射华为等中国公司，只能说是误解或者故意曲解，是“莫须有”的指认。华为方面表示，从未接到任何政府包括中国政府的相关指令。

华为进入澳大利亚，与沃达丰等澳电信供应商建立了成功合作关系，已安全可靠地提供无线技术近15年，未见任何安全风险。而5G技术在安全和隐私保护上相比3G和4G有更完善保障机制。

即使对于澳方提出的所谓“安全忧虑”，也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技术手段加以解决。华为曾承诺，澳方可以采取措施监督5G网络，包括基站、信号塔和无线传输设备。在世界其他国家这方面已有现成合作案例。如华为和英国政府就联合成立了英国华为网络安全评估中心，评估研究华为生产的设备是否构成安全威胁。但是对于这种正常的解决途径，澳

方却蒙上双眼，无视这样的事实。

澳大利亚要发展5G，与外国公司合作是必要的。如果唯独不信任中国公司，而选择别的外国公司，那将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。此外，世界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早已形成全球产业链，设备部件的生产和加工可能在不同国家进行。禁止某国公司参与就能保护国家安全，从技术层面看也是荒谬的。以上种种都不难看出，澳方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5G禁令是一个政治化决定，是为中澳企业合作设置人为障碍。

动辄把政治因素延伸至经贸领域，以意识形态阻挠正常的经贸合作，势必有损两国关系健康发展，也将引发更多企业对当事国投资环境的不信任，实为损人不利己之举。奉劝澳政府摘下“有色眼镜”，为中国企业在澳运营提供公平竞争环境，改正对中国企业不公平、不公正的错误做法。

新华社记者 徐海静

（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）

韩国实施新法案，将国内雇员每周工作时间上限从68小时减至52小时

工作时长短了，蓝领哀叹白领欢呼

金正诚的遭遇只是首尔底层民众的缩影。因为受到工作时间的限制，更多人开始从事第二份工作。一位姓朴的女士接受英国《卫报》采访时表示，新法案出台后，自己的月收入减少了约50万韩元（1元人民币约合163韩元），不得已开始在便利店兼职。一名姓徐的建筑工人也找到第二份工作，晚间在一家公交汽车公司做临时司机。

据韩国国民议会估计，新法案出台后，约15万工人每月平均减薪41万韩元。在韩国，约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非固定工作，如建筑工人、司机、清洁工、便利店营业员等。他们认为新法律迫使自己从事第二甚至第三职业，“以前我们还有时间吃晚饭。现在我们迎来了另一种新生活，那就是必须跳过晚饭。”金正诚表示，“新法律只会使有权有势的人受益。”

根据韩国救援驾驶员协会会长金钟龙的说法，自从新法案通过后，约两万人去做了专车司机。由于新员工大量涌入，公司纷纷降低了员工的时薪。金钟龙表示，自己在大力倡导员工权利后，被最大的专车应用服务屏蔽了。所有关于工作时间上限的大肆宣传都让金钟龙知道，“对我们的法律保护在哪里？”

“这项法律旨在使所有受益，但事实上，它只对那些从事稳定、高收入工作

的人有益，比如公务员和白领。”他说。“打第二份工是这些底层民众的唯一办法，这是最后的选择。他们的挣扎反映了韩国社会如何看待和对待底层工人。”

白领终于可以摆脱“加班文化”

尽管底层工人面临的处境异常艰难，但新法案让白领们欢喜不已。长期以来，韩国的“加班文化”饱受诟病。即使员工已经完成手头的工作，领导也希望他们留在办公室多待一些时间。也有人表示，领导经常在正常上班时间外布置额外的任务。“加班文化”让更多员工一直拖延手头的工作，因为无论何时完工，他们都必须加班到深夜。

而如今一切都改变了：周五晚上7点，首尔市政厅大楼开始断电；一些私营企业整周都播放着广播，提醒员工早点回家；零售店与面包房也缩短了一小时的营业时间；甚至有企业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，用摄像头监视办公室的员工是否准时下班，打卡考勤系统也严格限制了员工的工作时长。据悉，违反新法案的企业负责人将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以及巨额罚款。

“之前，只要领导还在办公室时，我很难告诉他们，我要比他们早回家。”27岁的赵正济在医院管理部门工作。之前，他每天至少加班两到三个小时。“而现

在，所谓的‘夜生活’变成了可能，因为我们能准时回家了。”

上世纪60年代，韩国经济快速增长，成长为世界第12大经济体。在这样的契机下，三星、现代和LG这些世界级企业孕育而生，这一成就的背后是韩国员工无止境的加班。工作时间长、加班现象严重的韩国职场文化在全球范围有目共睹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的36个成员国和地区中，韩国人的工作时长位列墨西哥之后，位居次席。去年，韩国人平均每年工作2044小时，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时间多出305个小时。

韩国社会近年来涌现的众多社会问题也被归咎于严苛的工作环境，如低出生率、生产效率急剧下降等。韩国女性家庭部长郑铉柏称，韩国人工作时间“长得残忍”，这也促使了韩国社会快速老龄化。

为此，韩国总统文在寅曾在竞选期间承诺将强制实施每周工作52小时制，并新增50万个工作岗位。上月法律生效后，文在寅表示，“韩国低劳动生产率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习以为常的长时工作。”这番话在韩国年轻一代中引发共鸣。随着以工作为荣态度的松动，像赵正济这样的年轻一代倾向于寻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“一周52小时工作是理所当然”。

再遭加刑，朴槿惠获刑累加达33年

如果没有减刑或特赦，刑满释放时将年近百岁

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4日对前总统朴槿惠贪腐案作出二审判决，判处她25年监禁，比一审判决增加一年刑期；罚款从180亿韩元（约合1.1亿元人民币）升至200亿韩元（1.23亿元人民币）。加上先前另一起案件判决的8年刑期，如果没有减刑或特赦，朴槿惠刑满释放时将年近百岁。

首尔高等法院认定，检察官所指控朴槿惠在任期间与密友崔顺实勾结、向韩国企业索取大量贿金、为崔顺实家人和名下基金会牟取私利等行为属实，滥用权力、受贿、胁迫企业等罪名成立。

二审判决加重刑期和罚款，主要原因是法院认定，为帮助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、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继承集团经营权，朴槿惠滥用职权，干预三星集团内部正常运营；作为回报，李在镕经由韩国冬季体育英才中心，向朴槿惠贿赂大约16亿韩元（985万元人民币）。一审判决没有认定那是受贿。

主审法官金文锡（音译）在判决书中写道，对被告作出严厉惩处“不可避免”，理由是“这类不道德的权钱交易损害民主制度的根基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，让国民对我们的社会深感失望、丧失信任”。朴槿惠自2017年3月被捕以来关押在看守所。她否认所有罪名，当

天拒绝出庭。

根据最新判决，朴槿惠获刑期累加至33年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没有获得减刑或特赦，现年66岁的朴槿惠重获自由时将年近百岁。

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年7月就朴槿惠所涉其他案件作出判决，认定她非法使用国家情报院三名时任院长提供的“特殊活动费”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，2016年国会选举中非法干预当时的执政党新国家党推举候选人，合计判处8年监禁。

朴槿惠2016年10月陷入“亲信干政”丑闻，国会同年12月通过对朴槿惠的弹劾动议。韩国宪法法院去年3月同意国会弹劾朴槿惠，使她成为韩国第一个遭弹劾下台的总统。她失去刑事豁免权，不久被捕。

检方去年4月提起公诉。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年4月就“亲信干政”案一审判处朴槿惠24年监禁。检方认为量刑过轻，向首尔高等法院提起上诉，要求判处30年监禁。朴槿惠当时放弃上诉。

检方和朴槿惠各有一周时间对二审判决提起上诉。首尔高等法院对崔顺实所涉案件公开判决，维持一审判决20年监禁的量刑不变。

沈敏（新华社供本报专稿）

美教育部酝酿为校园配枪遭猛批

的消息一经《纽约时报》披露，立即招致批评。

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·佩洛西说，这种想法“过分、目光短浅”，“教育部长德沃斯代表全国步枪协会的利益，拒绝用有效办法确保安全、受人欢迎的校园环境，反而继续领导反学生、反教师运动”。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·墨菲向国会提交《让每个学生成功法》修正案草案，试图阻止教育部用联邦资金为校园置枪。“教育部长更关心枪械产业盈亏，而不是孩子安全，会吓坏学生家长。”

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·温加滕指认德沃斯“寻求为全国步枪协会和枪械制造商服务”。“要营造安全且受欢迎的校园环境、满足孩子精神健康需求，课后辅导和心理咨询才是有效的办法。”温加滕说，“德沃斯认定钱不该用于设立这些至关重要的项目，而是要将学校转化为武装堡垒……让美国政府变成向校园提供武器的军火商。疯了！”

特朗普5月现身全国步枪协会年会，发表讲话支持公民持枪权利，号召拥护持枪权的选民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投票支持共和党。美国不少支持管控枪械的人士认定，特朗普向这一美国最大拥枪团体低头，以换取选票。美联社先前报道，全国步枪协会花费3000万美元支持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。

杜鹃

（新华社供本报专稿）

英航法航9月停飞伊朗航班

英国航空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23日分别说，9月起将暂停运营伦敦、巴黎至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航班。

英航说，这家航空运营商决定暂停伦敦与德黑兰之间的航班，因为“这项业务不具商业价值”。最后一趟从伦敦飞往德黑兰的航班是9月22日，次日为最后一趟从德黑兰返回伦敦的航班。

法航一名发言人说，巴黎飞往德黑兰的航班定于9月18日停止，理由是“这一航线业绩疲软”。“飞往伊朗的商务客户已经减少，这条航线不再盈利。”

与法航同属法航—荷航集团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早些时候宣布停止飞往德黑兰的航班。

不过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和意大利航空公司依然运营飞往伊朗的航班。汉莎航空公司的一份声明中说：“我们紧盯局势发展……就目前而言，汉莎航空公司按计划执行飞往德黑兰的业务，不考虑改变。”

英航特别提到，停飞决定与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无关。

包雪琳（新华社微特稿）

日本首名女战机飞行员服役

日本飞行员松岛美纱24日到航空自卫队新田原基地报到，成为日本首名女性战斗机飞行员。

松岛现年26岁，2014年3月从日本防卫大学毕业，随后加入航空自卫队。

她是日本2015年11月取消对战斗机飞行员性别限制后第一名服役的女性战斗机飞行员。

“一直以来的梦想实现了，”松岛23日在F-15型战斗机飞行员课程结业仪式上说，“希望早日成为独当一面的飞行员。”她被分配到航空自卫队第五航空团，位于宫崎县新富町新田原基地。航空自卫队说，松岛将在部队接受训练，最快会在半年至一年内执行飞行任务。

松岛出生于神奈川县横滨市。她说，小时候看讲述飞行员故事的美国电影《壮志凌云》，向往成为飞行员，

刘秀玲（新华社微特稿）

地球村即景

本报记者 吴雨伦

每天早上，金正诚6点起床，为首尔居民派送包裹；晚上，他开始做专车司机，在午夜结束工作。此外，金正诚还与妻子在家经营一家化妆品分销公司。金正诚的处境只是韩国首都众多底层民众的缩影。

7月1日，韩国出台新法案，法案规定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68小时缩减至52小时。然而，对于按小时拿薪水的底层工人而言，这项原本旨在缓解韩国加班现象的新法案却犹如悬顶之剑，令他们苦不堪言。为了维持生计，他们不得不蜂拥至监管不力的行业，寻找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工作。

底层民众被迫每天打两三份工

新法案出台后，因为办公室员工早早回家，夜间车辆需求量锐减，金正诚的收入下降了约40%。他的三个女儿都在上大学，为供女儿上学，金正诚又加了一份为韩国国家邮政送快递的工作。如今他每天工作约19小时。“我们曾经是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我花很多时间陪伴我的女儿，还有闲暇时间阅读圣经。”59岁的金正诚表示。

本报地址：上海市威海路755号